

南下的列車，像一頭跑得又累又瘋的怪獸，在悽慘的吼叫聲中，漸漸地在月臺邊停下來。旅客們陸續下了車，擠向檢票口。江仲雲是最後下車的，一身樸素的穿着，神情顯得那樣寥落，兩道粗粗的眉毛微蹙着，從那方形的下巴，就可猜到那堅毅倔強的性格。

跟在人群後面出了車站，在門口處他略一停留，展開在眼前這些記憶中的景物，街道、樹木、商店……，大致跟以前沒有兩樣，只有幾家新建的洋樓，對他是陌生的。他迅速地瞥了一眼，漠然地移開視線，伸手指在額上摸摸，有一絲落寞的笑浮上他的嘴角。

順着街道，朝海浪聲傳來的方向走，轉入一條小石子路，這條路已經那麼古老，還在他生活在這一帶以前，便已經鋪着小石子，通往海邊的樹林中去了。

濃濃的雲層，罩住大半的天幕，從黝黑的雲層裡射出的陽光，也顯得那麼軟弱，照在這寂靜的小道上。在稀疏的樹林中，他漫步着像在找尋往日生活的痕跡。每一塊曾被讚美過的奇怪石子，以及長高了了的樹木，這景色已失去了往日的一股活氣。

六年了！日子是那麼長，而六年的回憶却又那麼清晰，那麼短！在這裡，埋葬有他生命中最美、最豐富的時光。也因為那段歲月，使他六年來度着黯淡的日子，生活於回憶、痛苦、和失望中，今天他回到這夢中也忘不了的地方，可是他的心思已經麻木……。

像往日一樣，這裡依舊是少有人來，海浪聲並沒動搖這寂靜的氣氛，直到那位穿漂亮衣服的小女孩跑過來。當他看見這小女孩時，他被這個小女孩那對充滿着秀麗與稚氣的眼睛怔住了，那對他來說是那麼熟悉，使得他忍不住要蹲下去拉着她。

「小妹妹幾歲了？」他溫和地對她笑笑。小孩伸出三個手指，神情有些不安地望着這陌生人。

「你怎麼跑到這裡來，誰帶你來的？」「媽媽！」說着手指着他的身後。他轉過身去，看到一個女人正在怔怔地望着他，待他看清是誰以後，過度的激動幾乎使他失去知覺。是敏慧！他一下子就認出是她，依舊是那麼美麗動人，佩帶着當年他送給她的別針，事隔多年它仍然是那麼鮮艷可愛。而她却已是一個孩子的媽媽了。

這突來的事實，使他們呆立了好一會，彼此的眼中都有着喜悅和哀傷的神色。

「六年了，都沒見你，你一向是在那裡？」她說着，烏黑的眸眸眨了幾下。

「……我」他想開口，但說不出什麼話。

「你變了很多。」「變了是嗎？」他不覺摸摸

面頰，想起幾年來是怎麼過活的。

他們慢慢走出樹林，走向沙灘，就像當年一樣。

「在三年服役退伍以後，我想繼續學業，所以考入一所大學的夜間部，我現在已經三年級了。」

「你一直是一個人生活嗎？」她問。

他點點頭說：「是的，你想還會有別人嗎？我住在一家工廠裡，白天在那裡工作，晚上才去上課。」

「這樣生活不是太苦了？」

「是苦了一點，雖然如此，但我依靠自己求學生存，也未嘗不是我的驕傲。」他嘆息了一聲，注視着她，他不能肯定她現在做何感想。過了一會，他轉頭望着在一旁玩耍的孩子，說：「我在報上看到你的結婚啓事。」

她沒有作聲，黯然地低着頭。「從那時起，我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孤單的人，我也曾痛苦了一段好長的時日，不過現在我已經漸漸淡忘了。而你呢？你現在過得很好吧？」「他看着她，那黑亮的眼睛有薄薄的淚光。

好一會，她說話了，帶着哽咽的語氣：「你為什麼一去這麼久都沒音信？這麼久也都沒回來！」

「那是因為我怕回到這地方，我怕見到你父兄的臉色，我無法忍受他們的輕視。」他聲音因為激動而震顫。聽到這些，她痛苦地低下頭來，她想到了他所受的屈辱。

那時候，她倆都剛從高中畢業不久，仲雲在她家的工廠做事，對於她與仲雲的來往，她父兄都極力反對，也好幾次當面給仲雲難堪。尤其是在他入伍的前一天，她倆話別的時候，她的哥哥來了，一來就衝着仲雲瞪眼道：「告訴你！少來惹我妹妹，想想你是什麼身份，哼！永遠還不是那一塊料！」重重地哼了一聲，就催着她回去。

她永遠忘不了當時他那窘迫、憤怒的神情，臉上青一陣紅一陣，終於含恨離去。這件事常常給她帶來很大的痛苦，在以後的歲月裡。

「婚後生活我並不快樂，我很消極！直到生下了小慧以後，我才覺得生命的延續是那麼神妙，我對人生才有了更嚴肅的責任！」他靜靜地聽着，像是領悟了什麼。

「你應該知道，結婚並不是出於我的自願，而且我也那麼久沒有你的音信……」她的聲音很沉，是解釋！也像埋怨！

「不！只要你幸福生活就夠了，我沒有恨！只怨命運弄人，把它歸諸命運吧，那樣我們都會安心些！」他口氣是那麼消極，因為他已經知道，想以「愛情」去抵抗名、利，以及現實生活這些明顯的

東西，那真是以卵擊石。

幾年來，他生活在另一情感中，由於一連串的痛苦遭遇——輟學、失業、遭受輕視……，過多的刺激和打擊，他的心理起了變化，性格偏激、沉默、冷酷，他厭惡那些神氣活現，趾高氣揚的男女，他和他們幾乎隔離成兩個世界。在這段日子裡，他也曾渴望過，他恨不得一下子就過去苦千年，那樣他便可以知道，在一生的命運中究竟還有沒有和敏慧重逢、相愛的日子。可是悠長的歲月所帶給他的，却是徹底的絕望。

他們像往日一樣，談了許多，也想了許多。彼此都用短短的幾句話，說出了幾年來的懷念和痛苦。

「你對你的將來有些什麼打算？」她關心地问道。

「我打算在修完大學課程以後，把所學的繼續我的工作，如此而已！」

「那麼你打算什麼時候才結婚？」

「結婚？不可能的，怎能跟沒有愛情的人結婚？」

「不要這麼說，跟有愛情的人又不能結婚，怎麼辦？況且你可以去找尋。」

他苦笑地搖搖頭：「不可能了！我一直忖想着此生不會再有女子愛我，而我也不能對那一個女子鐘情了！」

她嘆息着低下頭來，她覺得唯有他的倔強個性沒有絲毫改變。

天色已經開始陰暗下來，是由於黑雲太濃的關係。在旁的小慧玩厭了，敏慧抱起了她。他們都知道該是分別的時候了，不禁感到一陣窒息的難堪。

有機會還是成個家好。她似乎是要補償心裡的歉疚。對於她的好意，他只好點點頭，因為他不忍在這臨別的時刻增添她的負擔。這偶然的、短暫的重聚，人事全非，平添無限的惆悵和痛苦，也許以後更悠長的歲月，都不會再有重新邂逅的機緣了。

「小慧乖，向叔叔說再見。」小手舉起來擺了擺，稚嫩的聲音傳入他的耳中，一股想哭的懷然情緒向他襲來。咬緊牙關，抑制着心頭翻騰的激動，他也舉起了那擺不動的手，目送她低頭急行而去，遠遠地，他看見她掏出手帕，心裡一陣慘然。

「不要哭呀！慧！假如你要哭的話，在這世界上你的淚水會不夠用的！」他在心裡呼喊著……。

走在沙灘上，這海水的波濤仍發出像往日一般的聲息，落日餘暉照在他的身上，他却沒覺得絲毫的溫暖，他的臉上有濕濕的感覺，和他的皮鞋被浪沖濕的感覺一樣。

天，開始落下小小的雨點來，在晚霞的籠罩下，這景色真惹人發愁！他似乎受不了這無形的壓迫，摔摔頭，喃喃地自語：「回去吧！一大堆的筆記還待整理呢！」只見那落寞的身影，漸漸消失在來路中。

夕陽淚下，一天又將過去了，然而，悲劇仍然在進行着。



白 鴿

儘往前行，航向那新的彼岸，明朝，妳將隨那列長車飄去！回想那過去的時光，妳的離去怎不令人神傷？

在那艷陽之下，妳記得麼？我們靜靜的滑行；在那藍天之下，粼粼的波上，雖然，水是那麼混濁，四處是人聲騷嚷，我倆默默的相對，細細的咀嚼，心底平靜得好似只有我倆泛舟獨游，何其歡愉的時光？！

在那刺骨金風之中，於落日餘暉之下，妳伴着我，並肩吸取秋的涼意，在那淡水河畔——我曾作畫的石堆上，妳耐着性子浴着寒，陪我這畫瘋子，待我將心中的一般熱氣塗盡，意識出「冷」，你的手已冰涼，呵！妳可知那時的我是何其不安與難過……。

喔！多麼辛酸，明朝，妳將離此遠去，「慈悲」的時辰！快停住妳的疾逝，快停住妳的飛翔！讓我們享受這片刻的歡愉在這「誼海」之上。

我空自祈求再給我一些時間；而時光避我急速逃去；我對良夜說：「要走得慢點。」黎明終於把良夜消逝。

我們相對，我們相處，在匆促的瞬間：明朝，將行別去，別、別！別！一別就要一年半載，去吧！我不打算送妳，因為那是一種酷刑——分割，那種滋味令人難受，去吧！我不送妳，只在心中默默的祝福。

友情，淡淡的滋潤了不少甜美的回憶，在匆匆的瞬間，妳——可愛的友人，即將遠去，隔着萬里阡陌，阻着連綿的中央山脈，到那我視線所不可及的地方……。哎！為何！我們終不能下一點痕跡？為何？永恒的逝去，一切都消隱？時光所給予我們的又收了回去，何會有一絲丁點兒留剩？不！不！至少也得留這着回憶——淡淡的君子之交，說不出，述不盡的溫馨。

时光是無情的，過了這黑夜黎明終究會來臨，怎會停泊？時間之河如同「學問」永無涯岸：它去了，我們也就離去了。

可可，勿笑我太多愁善感，我知我們不久就能重聚，但是，那是何其的漫長……。早點睡吧！明朝，你將獨自坐上那北上的列車，飽嚙旅途的風沙，休息吧！早早進入夢鄉，夢裡有花的芬芳，小鳥的輕唱。

風在輕吹，樹影在搖曳，壁上的時鐘隱和着脈膊的跳動，奏出和諧的旋律，天上的新日是那麼的朦朧，像似一抹淡淡的離愁，相聚的時間，隨着時針一分一秒的縮短，我能說些什麼？唯予默默的祝福——願

在那隔離的日子裡，妳是健康，愉快，滿足，幸運的人！再會吧！友人！再見於歲暮，我會等着看妳笑圓了的臉，和滿載的智識……。